

宋祁

奉

救

撰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郿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
 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刺山始築橫塞軍又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
 使俄若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安祿
 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大軍東討子儀收靜
 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烏邑開東陞加御史
 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
 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眾數萬平藁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偽守郭
 獻璣還常山思明以眾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二日賊
 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
 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將以徇士殊死鬪遂
 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
 老乃與光弼僕固懷因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
 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
 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

朝廷草昧眾單真重谷缺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仍授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
陳壽師敗眾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回纥僕骨
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纥首領葛邏支擊
之執獲數萬羊不可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
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旻司士徐景文宗室子鋒在城中
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偽納之兵半
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
級旰死于陣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
率師趨長安次潯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
潰卒保武功待皇手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
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
之北距灤水臨大川彌亘十里賊李歸仁領勁騎薄賊官軍臨嗣業以長刀
突出斬賊數十騎大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賊首不萬級生禽二萬
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相慶王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自京師奔歸德通儒旌幟

新鼓德百餘軍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一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
不及賊營輒及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
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虜首全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
遂大敗虜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拔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
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八朝帝遣具軍
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比討
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自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樓
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為朔方元帥
相臨攝弟用魚朝因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
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
躍若等諱而射既戰偽道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
四萬級獲鎧甲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
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又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自
魏來李光弼王忠禮許叔冀首自前軍遇之戰對南夷負相當中流矢子
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
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眾而無統

進退相顧望其功不專是以天子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
南諸道行營元帥苗朝因妻疾其功因是媒諧之故帝召子儀還軍以趙王
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
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肝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
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且帝亦悟上元
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以晉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
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為朝因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
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御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
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廷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
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
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自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
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
等數千人太原平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陽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
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
使子儀懼謫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子儀皆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詔
大臣夏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夢子儀在西北京向天下夏寤至是悔

博春禮彌重時史朝義尚次洛帝欲使副雍王至師東討為朝因一振交此言
之乃止甫聞朝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
州犯秦州劫虜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
部曲雖散其舊部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
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重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數騎叛
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工
士數千軍還完會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於南大關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
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賊譚山張旌幟夜
篝火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遊擊首度漣
民給遺曰期之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使必致其來在街呼曰王師至
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
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
儀為京師留守自是安生至京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安程元振群臣數論奏
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嶺函
襟馮豳南大華之險皆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
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

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朝方誅慶緒陛下帝西土戮朝
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天六軍
比百市并之為虛名逃實賦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官豎播迷法政
荒奪遂令陛下彷徨其露路越在岐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
言不識信不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天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
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群嗥東薄鄭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蕭條亭
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少舍哉且地狹院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
為闔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羅割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
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
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闈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卸隱撫鯨委宰相
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御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異惟時邁亟還見宗廟
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素冠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
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怒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
固懷因縱兵掠并公獨惡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
中懷因之子錫也榆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眾歸子儀懷因懼
委其母走靈州唐德二年進大尉兼北道副使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

方招撫觀感使辭大尉不拜懷因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
詔子儀奉天帝問計別出對曰無能為也懷因本臣偏將雖懷果然素失
士心必能為亂者請留歸之人劫與俱來自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
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
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監壁待之賊果
遁子儀至自涇陽因資崇縉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子儀請省視事百官
往慶敷射生五百騎執戟龍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
置員皇太子為雍王元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隨之與其用兵已未借
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正取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
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惟帝威具
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使行營復鎮河中懷因盡說吐蕃回紇黨項
羞暉奴刺等二十萬掠涇州隴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
臣屯涇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瑋赴廷王屯便橋駱奉先李百越屯整廬李抱
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
董纒萬人其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各當
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其謂誰報曰郭令公

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今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乘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數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其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云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今公棄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歡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乘之若倏取一芥其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它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乘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關下一年吐蕃寇涇州設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賊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

數為盜馬虜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邠州徙璘為涇原節度使回紇亦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其意中何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填以懷因亂瘡傷彫耗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負豈易得邪屬者虜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之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之地廣勢分頓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德宗嗣位詔遷朝擁家至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戶給祿千五百人餉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者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群臣往弔

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大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
位流涕賜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
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如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氣方時
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諺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
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啜之即號
泣曰臣父王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必發先臣昔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
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頓從子儀不聽
但以家僮十數往朝因曰何車騎之真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
致疑乎由承嗣傲很不軌子儀宜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扣其膝請使者曰
茲膝不屈於人矣今為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皆竭絕子儀封
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百王侯貴重子儀頓首進退
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
齊名而實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
之一中通求巷家人三十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
勝紀代宗名呼為大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
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

哀榮終始之臣之道無缺焉子曜旰晷晷晷映而四子以才顯
曜性靜寡言貌瑰傑由是從節度府辟署破虜有功為開陽府果毅都尉至
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大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
事少兵節聞言諸弟或飾池館成軍服曜獨以衽簡自處子儀死於德宗後
少保皆比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葬以遺命薄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後
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荼薤效不屬曰後盧杞秉政急勳
疾子儀塚太僕卿趙縱少府監李洵清光祿卿王宰皆以子儀葬葬之辛
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初問鎰有詞曰
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王家嘗言山河瑊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
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歿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大
子太傅諡曰孝初曜能代國食二千石貞元初詔減半以封晞曖映曜人
二百五十九戶未幾復詔內之合減五十戶封曜子鋒晤子錡各百戶云

晞善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
子儀召首惡誅之其子童猶反及晞選親兵晝夜嚴備非常數人不得發
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
虜破之虜復來陣於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

進項暮賊生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居父喪值朱
此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暗不答賊露其脅之不動數以城中
事貽書李晟成既而奔奉天天子遠改太子賓客子綱從胡方杜希全幕府希
全檄為豐州刺史晞憐其弱不任事止罷德宗遣使者召綱綱疑得罪挺身
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
兵部尚書孫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
聞太和六年為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極論其
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為華州刺史給事中盧戴遠詔書且言承嘏數封
駁稱職且在禁闈帝曰朕謂又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
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
簿書校緝罪非所且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
家每進對因接備厚方大任用會李家無餘貲親友為辨衣祭贈吏部尚書
暖字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
試殿中監封清涼縣侯寵冠威重天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王坐事
留禁中朱泚亂逼署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

釋王罪進暖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千戶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龍巢代國
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暖女為廣陵郡王妃王即位是為憲宗妃
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為皇太后贈暖太傅四子鑄劍鏃鑄鑄龍巢封
劍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為奉禮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
校工部尚書為邠寧節度使人為司農卿憲宗寢疾官堅或妄議廢立者穆
宗問計於劍答曰殿下為太子當自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即
位檢校工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為河陽二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晉絳慈隰
節度憲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劍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郭
杜元穎不能御詔劍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元穎不可用劍
貽書誰能禦衆左顛以侵叛意差顛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圍我以是報乃與
劍脩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為太常卿卒贈司
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劍妻
沈公妻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
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
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襲事府丞亦尚金吾共公主
鏃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為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

主擢縱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為檢校官不治事宰相
薦其才不當以外戚發乃拜右 君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
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亦上退必發書家人子弟無知者別墅在都
南尤勝增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充閑殿監苑使卒贈尚書左
僕射

銛性和易田至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縱卒代為太子詹事官苑閑既使長慶
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以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二子銛無嗣以
沈氏子嗣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力頌家丘獵苑北開蹕至伏謁道左
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余潦衛兵或異語帝力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且執
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李昇韋
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安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
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為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
子儀母弟幼明性謹厚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監贈太子太
傅子昕嗣宗夫為四鎮節度使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夏
年昕始與伊西北廷節度使曹全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夏

五七蕃十姓部皆國朝以來相與密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
江益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功以其嘉祐之公忠可比廷
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
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詎不遠
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天難略平遭
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必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勇
誠猜忍沮謀雖唐命亦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長信不
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相晉之比之為漏唐
裴垣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後窮人欲而讓者不
嗚呼增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成德後云

郭儀列傳 第六十二

宋祁

奉

敕

撰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采暉討
 十姓鮮于德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
 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摧北馬雲悉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
 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安勒城據山瀕水
 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
 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
 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
 國及交騎施以跳湯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為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討焉取石
 其子出奔因檣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來不為
 大食所敗死之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復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棄勝
 諸胡銳子聞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
 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殫醢即馳守白石
 路既隘步騎魚背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驪嗣業懼追及手挺
 麈尾擊之馬斃仆者數千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

勿里為跡勒鎮使城一隅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烏龍見因其處絕祠以祭
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
隘以足躡之抵穹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
朝賜酒玄宗前醉起無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為解醒其安
祿山反肅宗遣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無可犯至
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方眾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
儀僕固懷恩擢角常為先鋒以巨倍營闔賊值類窮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
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
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歸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
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
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
胡軍勢工分回紇統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日暮斬首六萬
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逐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錫魯貞來
瑄嗣業上祇李魯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魏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
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
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賊軍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諡

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輿輦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並
給掃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死馬士女前後賞賜皆上手官以
助軍云云佐國龍許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无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
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
府以奇策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二千自二庭赴鳳翔
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眾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
義眾十方陣北邛山旗鎧昭曰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日薄賊屯出
入三反眾披靡棄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多眾雄捷如馬
將軍者遂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
關轉鬪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
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尉勞
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
庭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
盜遂戮之元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
雨具歲大獲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

二州隸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瑊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方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事進扶風郡三十二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諡曰武瑊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為中興銳將初涇軍之財帝諷李抱玉讓鄭元璣因得京積且前後賜資元等家富莫與比第京師修且其家資元得寶錢二十方縉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官人劉忠習異第璘家懼悉籍第舍館入之官其後賜群臣寶多在璘山池而子弟无行財亦尋盡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居河西善養馬始名董璋開騎射少從軍其為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為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與李為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穎毫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敢而行自謂元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言守城方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靈武縣公代宗在靈武時抱玉嘗為相德宗即位

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唐德中吐蕃入寇帝次岐群盜徧南山五合間東距號西抵岷推剽大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墜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挑林號川龍襄之賊帥高王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素支黨斬之不關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為兵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出整屋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縣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甚慕安公為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大保諡曰昭武從父弟抱真抱直字大文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囑馬坊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節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

度副使徙懷州仍為懷澤潞觀察留後九年抱真策東有變澤潞兵所
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刑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
閑月得曹偏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其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
得成卒二方既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
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久之為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
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
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
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洛遂解臨洛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
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
悅抱真退保魏帝蒼卒待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
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由離
沮其姦為群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倪國公進
義陽郡王朱滔率幽薊兵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
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
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允豫抱真將自造其辭護軍事於同馬
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

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
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虞乎直詔書罪
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茲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
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
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
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三閭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喜
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
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
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
夢駕鶴猶如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至感厭勝因疾請降官早讓司空還為
左僕射餌丹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異肪穀溲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
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絨匿喪與書寫盧
會昌元年仲謀會諸將仲謀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絨典軍勉佐之副
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嘔曰諾絨盛服出眾拜之悉發府庫募軍會昌即為
抱真表翌日令諸將受音章請以節付絨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
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絨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九三日絨乃出見使者陳兵

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廷貴君速歸發喪絨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眾不對乃遽以印鑰之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廷貴視事護城之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絨遣將陳榮以筆自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因焚而讓絨焉詔贈均真大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嗣客以其陰為鄴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為姑臧二縣者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諸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二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為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壑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谷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光殺節度使呂崇賈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真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瑤勸免為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免亦輕兵由間道宗意遂斬免及支黨萬餘築石為京觀俚洞冠宿為惡者皆族夷之

為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河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是事誅戮船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賊宰相楊炎必錄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為著作郎貞元初出為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榭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為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為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與其子應並驅馬趨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悶不言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技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謚曰靖應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亮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如為懷州刺史在纒二千楊炎用扞魏博為時嗤詆累遷鄜坊宜歙觀察使坐事貶言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房琯李列傳第六十四

唐書一百三十九

宋祁 奉 敕 撰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伯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除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琯有還志數巡幸南宮為堽清宮還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義詔移度驛山疏與說別數為天子游觀夫舉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歷琅邪鄒扶風三郡頗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帝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漢秦冊靈武見肅宗肅宗言百官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蕪暢帝為改容琯既自事台帝領意待之機務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至為以准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分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敵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

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瑄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街之因
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
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瑄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
孰肯為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
國而瑄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六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
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
諸子得天下身不矢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
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明為御史大夫何商節度使會瑄請自將平賊
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等使得自
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忠禮御史中丞鄧景為副戶部侍郎李指為行軍
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
秩為參謀瑄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且言討劉執將中軍自武功
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
軍遇賊陳濤利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
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皆降賊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
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驅來與葦為薪而火之入言赫燒殺卒四

萬與州野殘眾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哀吏
設復園進取瑄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指劉秩等皆
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詭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瑄喪師
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帛李輔國
不淹口破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
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疑西平郡司馬琴工
董廷蘭出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邀招賊謝為有司劾瑄請于帝帝
因震怒廷蘭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
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善瑄者暴
其言于朝瑄乃自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歎軼
挾董重質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瑄為邠州刺史遂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
周狀喻數中外始知以武將領刺史故綱自廢弛即俗府為營營攘民居相
循謹瑄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
儀二州刺史寶曆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瑄有遠器好談老子
浮屠法喜與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
編下而瑄為相遠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

瑱云

賈曰唐名儒多言瑄德器有主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或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怨各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際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重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元宗偃兵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平與妻鄭不相中慈母為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歛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媚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除容州刺史

瑄孫啓以陰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封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三荆節度留不月進會叔文與書勸詎內忿弟大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皇孫啓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即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高宗自遣使召啓詔賜啓啓再使召啓自即日先五日已得詔使啓始請不日就行

口十五帝怒殺官人貶瑄瑄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餽遺傳易罷服口等使

瑄族孫式擢進士第里遷忠州刺史會皇表為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阜卒留關及式留不得行賊于高崇文保其之言詔朝除吏部郎中時何朝請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高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日遷陝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其力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司都御史之改宜勸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闢曰向愛公為一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志闢喜以為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得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悖上李虞仲曰始闢反為其用者皆救死其難可謂忠矣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得死之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謚乃定張鎬三從周惲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相繼之猶魚狼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兢器之惲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或以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揚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出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侍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外聞錫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國富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不以小乘禿聖廣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錫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間立曉趣救曉懷捷逗留不肯進比錫至淮口而巡已陷錫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錫揣其偽密奏思明執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官官絡繹出錫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錫無經略才帝以錫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錫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朝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宏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表是寇東境江介震駭錫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揚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推剽州縣不能禽錫遣別將盡於其眾改江南而道觀察使卒錫起布衣其甚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貨庶善行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北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

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其中有負依者九歲外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岳帝異之曰半千孫尚當以因問童子山言有類若者俛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遊燕國公張說觀亦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遂題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必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救其家曰善復養之張九齡尤所將太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勤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劬然蕭勲美可喜乃命左右為蕭以在旁蕭曰公起布衣不以直道至宰相而喜勲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曰長博學善言必為常侍嵩華然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草屨召講老子有法待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請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謂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登輿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泌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負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家嗣有君人量豈

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必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必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犯將內斬不憚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必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集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向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臣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兵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大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曷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

必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牛熟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必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必乃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劔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詔戒行崔圓李輔國以必親信疾之必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盧泌嘗取松栲杖以隱替名曰春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曰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金華殿書閣初必無妻衣食尚帝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朝方故留後本諱錫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必才以試必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常衮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缺衮盛言南方凋瘵請輟必治之乃授澧州刺史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必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

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
必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焯兵處以分吐蕃勢使
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尚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
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必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
以便饋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准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
吳少誠密招之既入境必邀險悉擊殺之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東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真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必
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負何
可復必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負不
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負非常員也帝曰
若何為冗負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又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
比正員三之一可采罷能帝力許復吏負而罷冗官必又條奏中朝官常侍員
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閣
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
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廩至謂罷權薛邑由左丞貶歙州
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

者薦為郎官其富遠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云必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
隨官開列增員奉時以為宜而實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必又曰罷
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必因收其公解錢
二人當食中書員外署凡三年始以孟綬梁肅為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淑妃
國公主也坐蠶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必入帝數稱舒王賢
必揣帝有發少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事且
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
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以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位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
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公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噴鳴流
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
得無窺伺邪若夫之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
孫有也且臣國為其女姑已而蠶或東宮官臣可以妻母東太子乎執爭數日
帝益堅帝語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
三千六百練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
悉讓送必必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

以用度多問必必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九詔日須索即
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
席朕以古道人皆拍其妾媵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一禍
邪李揆和蕃顏真卿使希烈言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
相關播懷光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之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
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
道茂語平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王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
復賞善罰惡矣然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
則紂紂矣帝曰朕謂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必建言
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
士亦引以為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已九日皆大宣集而寒食多與上已同時
欲以二月為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必謂盛正月將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
賜大臣戚室天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為節名其種相問遺號為獻生手
里間雖有春酒以祭勾芒神祈雨也
上已九日為三令節也
府大臣多有夏者言以

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必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充
常以智免奸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移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
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率禁忌俗說而
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為乘輿服與焚之以為禳術
宗素不為然爰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輶車行
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
利命直卒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
時何魁岡為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必必
亦自有所建明獨柳址稱兩京復必謀居多且功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才警無行必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必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
齡既具書以繁可信夜使繁書自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
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擯其條以自許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必與梁肅
善故繁師事肅及卒永其室士議謹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
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東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帝
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巨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
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文章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劇室盧略財

皆為患它刺史不能禽繫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且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為擅興詔御史舒元興按之元興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為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免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掘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以數語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撥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天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自早過喜

唐書二百四十

宋祁奉 敕 撰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自早過喜學其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肅與薦之遷會昌承揚國忠遙領劍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以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隄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二十五年朝廷百司殿宇帷帳皆具益嘆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瑄章見素赴行在所帝為制書遷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五百乾元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從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更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又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諡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出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進吏

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許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原身不
對終日無愠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
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然歲命宅官同較書判覈才
實天寶三載判入等者九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
丞荷之手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謂然不平安祿山
因簡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
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遙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
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明輒步吏諫止晉卿以
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槁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曰醜侍老
有獻降而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
縣男遷工部尚書貞都留守召為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實買廷芝奔陝郡
不守揚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過授陝郡太守陝
號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性自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晉卿多陷賊晉卿
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
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為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肅宗崩晉卿疾甚詔晉卿
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太子可攝冢宰晉卿固辭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恭遺

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因
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為御小延英召
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賊輿致脅之喋不
肯詰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
護喪謚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為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謚文身晉卿
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
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省無遺議者比
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
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
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眾其自為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
上黨焚蕩政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子發不堅
紮垂向呂稷望咸紮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紮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
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紮等宜與外官執奏王者爵人必於
朝刑人必於市言與眾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
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
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紮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紮

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讓柔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為之況老且乎帝然之而察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陰再調渭南尉王鉞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銳果於事眾號稱職鉞雅任之

及鉞得罪有詔汪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鉞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為斂葬由是寔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

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馱于勤

且南狩蜀宗社神哭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且正位號有如遂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通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待

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

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實官度僧道士收賞濟軍興時取償既終

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為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

舍人劉烜為李輔國所昵冕表為判官烜抵法陰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

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已其取冕遂加誣構海內冤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

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

月卒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既素貴服食飲皆尤麗珍豐擁馬直數百舍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饜自製巾

子工其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眾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問世嘗其嗜利去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惡正元者

奏言肅宗為元帥時帥纔一旅冕於草創中彰大義以勸進以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一空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

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世年既長

始以杜家推蔭為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

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

族頗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大寶時選者咸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

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為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道慶忠厚大旨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為其將范志誠沮上時帝在陝道慶脫身赴行在帝深遷太子少傅罷為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為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博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取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前稟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為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去子向

向字儵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紇為同州刺史奏者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紇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為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為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以授之故向以選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御史大夫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監河干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

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為都統美曹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縉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為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為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賊胤官樞亦罷為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勳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隴州司馬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文困厚分貲贍濟所訟故稱譽曰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為支使尋轉節度河西表友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惣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朝

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譚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
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罷群臣
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哭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處其
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譚領使譚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傳經過
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譚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為宰相而苗晉
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
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譚以凶服受吉
賜不宣譚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譚引妻之父楚賓為衛尉少卿楚賓子震
為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譚為人求官譚妻為監田尉事覺帝怒命劾
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譚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禮朗峽
忠等五州節度使譚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譚為尹
置水軍萬八過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
其道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
一親將半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
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希昂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譚伏

四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內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肅
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郢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群蠻金賞以緋紫出於
詔書賜衣示之群蠻怵於賞而財不足更為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
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
芝還京既召見反諸承鼎陷不辜詔譚按罪譚使判官嚴到具獄暴泰芝之
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到建州後泰芝終以賊徒死承鼎追原其誣譚為治
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奏取材者數
十人揔牙兵故威惠兩行譚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
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譚過失譚上疏訟其事帝怒遂揆出
之顯條其罪譚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譚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為
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
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譚最有名荆人生構旁祠及死更哀錢十萬從祠
府而始譚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永泰中嚴到以故吏請
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鄂以故事宰相謚皆一名請益曰忠肅及譚妻
謂謚在善美惡不在多右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
曰文與缺之恪審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

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
名不兼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城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
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自蕭瑀端直近身性多
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為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
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三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彦博曰恭
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
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圖之銳而失守出未嘗御雅
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彊嚙自利不知大體謹攝政功名不以治和然各以所
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以能而後為治也博慶寡庶中之
賢與

唐書列傳第六十五

崔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唐書一百四十二

朱 補 奉

救 撰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博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
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諸給與行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者毋
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悞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一正五品官一正光遠勇
決任氣長六尺矐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為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尹
為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裴煦已
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
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偽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為京兆尹
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廢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
之不得神威憂死官事騷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為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
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
尹巡門閉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衛
史大夫復為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淫陽休祠房推牛呼飲光遠
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鼓滿租其則命驍士合謀賊醉不能師斬其徒
二千得馬千數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帝還改禮部尚書鄭國公

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為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
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崧拒賊子儀不救
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崧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崧處
崧善戰衆倚以為重及死之益危魏城經表知秦能元皓等完築卒其光遠不
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陷
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
賊郭情等掠州縣時五保光遠至遣官前降之既而沈欽不親事情等陰約党
項及少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劍南
會段子璋反東川李奩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
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
南為政簡肅有龜集城門欲班語景山曰龜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
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
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
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
居人發冢暴食以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是景山入朝拜尚

書左丞以舊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詹羸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會李晉崇
嗣代之政弛不治數月為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為太原尹封南陽郡
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平隱衆大懼而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
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
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
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纒一馬自
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將黃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
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酉京為節度詔可景
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謚曰節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為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
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
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覲忍爭覲曰今幸
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覲瓘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迎副使
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為殿宇帷帟皆象
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饌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

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為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已改衛尉卿會率群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瑒持異帝怒貶渠州長史復為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貲三品諸王駙馬蕃以上親及婿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為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國公三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為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貲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疆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俄為神策軍節度使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陝將勳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譔將吏留已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年歸京師卒李澄潦東襄平人隋高祖公寬之遠曾為身宗時在淮都統李勉府為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行若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

希烈以為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昂詔內密九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寧陵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為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崔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暉復敗歸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帥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曰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李芄使偏將雍希顯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顯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顯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三封十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閱不發閱旬曰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獲之墨經如卒嬰城將為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極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與卒伍以巧佞事官有實交場擢累長武城使
進拜夏綏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儒貧無紀律為下斬押詔
未下軍中徧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植生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統
以刃殺其親將一柵巖捕虜曜等軍虜候高崇文誅亂首眾乃定全義得
赴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
敗于小澗德宗以文場素為全義地因用為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
使上官浼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官豎
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之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
暑地沮洳士皆病虜全義未嘗存之既戰師皆潰浪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
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澗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
將蘇光榮守澗水全義誘澗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官人共掩其敗帝
不知少誠度無能為即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為王
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關下託疾不謁
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為功邪
還也夏州中人即第宴發卒不見天子去時眼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
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胤

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為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為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虜好學由進士第蘇御史秘
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召為督將貞元後藩臣缺德
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路姦獍得志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
即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既得志歸志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辭給粉澤其
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木
官從史即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領澤潞內詔討賊而勒兵逗
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芻粟以在官又上書曰求兼宰相
且評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瓘與對壘從史
時過其營飲博承瓘多吐寶帶奇玩夸之從史奇香獨所玩悅必遺焉從史
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殺承瓘圖之承瓘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
起持持四帙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前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
中果部勒其眾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其五年夏四月有
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
詔表闕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丘法頗以感既自尚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

高宗文崇文異其才擢任軍職從擊劄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
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闕於手灌擢拜彭州刺史俄公崇文為長武城使封
感義郡王元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武安承瑊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
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瑊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
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練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揖而前眾遂定欲留為
帥霞寓間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討元濟也折山南東道為
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節度使過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實謀統制尤非所
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偽北逐之為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
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官召為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
豐三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漑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
將軍文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疽發首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力
卒于道贈太保霞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罷其立益自憂乃上私第為佛祠
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詔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列傳第六十六